



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南宋刊本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 寶笈來歸

吳璧雍

## 記故宮新藏宋本

### 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

以前的讀書人為了應付科舉考試，也需要參考書。於是，一些嗅覺敏銳的書商，往往選擇與考試有關的經書，編纂成具有提示性、註釋性、或類似全文檢索的諸經時文，以幫助考生融會貫通，衝刺考場之用。

一、  
二〇〇三年秋季的善本古籍拍賣目錄，出現了一批沈仲濤研易樓的藏書，主要以易學為主，但其中有一部宋刻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最引人注目。因為清人葉德輝在《書林清話》卷六有一條談到《宋刻纂圖互註經子》，其中就著錄了此部宋刻。但從葉氏引用陳

鱣《經籍跋文》、瞿鏞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和黃丕烈《百宋一廬書錄》的話來看，顯然葉氏並未見過該宋本。由於沈氏藏書於一九八〇年多捐贈本院，此書乍現海外，實令人驚訝。後經半多年的努力，此帙終於入藏本院，與沈氏其他藏書精華共處一室，真可謂得其所哉！

一一、

清人葉德輝在《書林清話》卷六有一條談到「宋刻纂圖互註經子」，他說：「宋刻經子有纂圖互註重言重意標題者，大都出於坊刻，以供士人帖括之用。」

所謂帖括，指的是科舉應試的文章。因為自從以科舉考試作為入仕的重要門徑之後，儘管考試內容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調整，但儒家經典一直是主要的考試科目，即使在宋神宗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），因王安石用事，罷廢諸科，使科舉考試僅存進士一科，但考試內容依然不脫儒家經典的範圍。當時，王安石又設計了一種新的考試形式，叫做「經義」，就是直接從經書摘出某些文字，或者利用經書內某些意義相近的語句，讓參加考試的人進行邏輯組合，寫成論辯性的文章。如此一來，凡是有意參加科舉考試的士人，勢必要努力加強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，不獨以記誦為足，還須透過聯想或附會以求



《姞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南宋刊本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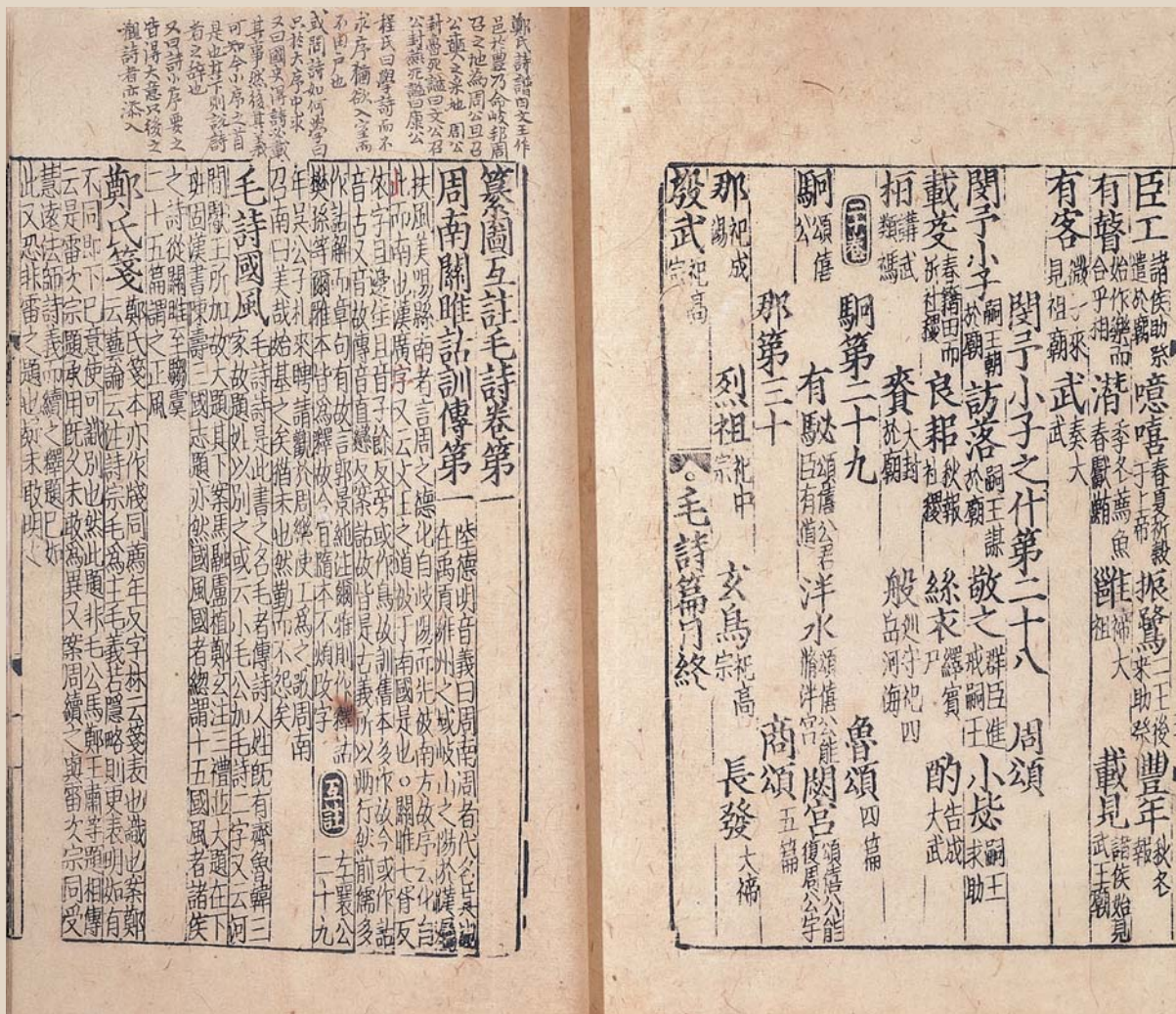
貫通。於是，嗅覺比較敏銳的書坊，很可能就順勢推出有助於舉業的參考書，而且數量不會太少，只可惜北宋所刊行的參考用書，如今已不可得。但從北宋末期，臣僚們對民間雕印的所謂時文、程文，或便於攜帶的小字本，屢屢提出禁毀要求，可見這類印刷品的銷售量應該不小。今以《宋會要輯稿》中幾則相關的禁約來聯想當時的情景。

〈選舉〉四「考試條制」條：

崇寧二年（一一〇三）九月十日，臣僚言，竊謂使士知經……莫若取諸經時文印板一切焚毀……從之。

〈刑法〉一一「刑法禁約」條：

大觀二年（一一〇八）七月二十五日，新差權發遣提舉淮南西路學事蘇棫劄子……今之學者程文短畧之下，未容無忤，而鬻書之人急於錐刀之利，高立標目，鏤板夸張，傳之四方，往往晚進小生以為時之所尚，爭售編



《纂圖互註毛詩》宋紹熙間建陽書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誦，以備文場剽竊之用，不復深究義理之歸，忘體尚華，去道逾遠，欲乞今後一取聖裁……不得擅自賣買收藏，從之。

〈選舉〉四「考試條制」條：

政和二年（一一一二）正月二十四日，臣僚言……鬻書者以《三經新義》并《莊老子說》等作小冊刊印，可置掌握，人競求買，以備場屋檢閱之用……印行小字《三經義》亦乞嚴降睿旨，禁止施行。從之。

〈刑法〉一一「刑法禁約」：

政和四年（一一一四）六月十日，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學事黃潛善奏……比年以來，於時文中采摭陳言，區別事類，編次成集，便於剽竊，謂之決科機要。偷惰之士往往記誦，以欺有司……臣愚欲望聖斷，特行禁毀，庶使人知自勵，以實學待選。詔



《纂圖互註毛詩》宋紹熙間建陽書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《纂圖互註荀子》宋建陽書坊刊本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〈刑法〉——「刑法禁約」：

立賞錢一百貫告捉，仍拘板毀棄，仰開封府限半月，外州縣限一月。

政和七年（一一一七）七月六日，臣僚言，……書肆私購程文鏤板市利，而法出奸生，旋立標目，或曰編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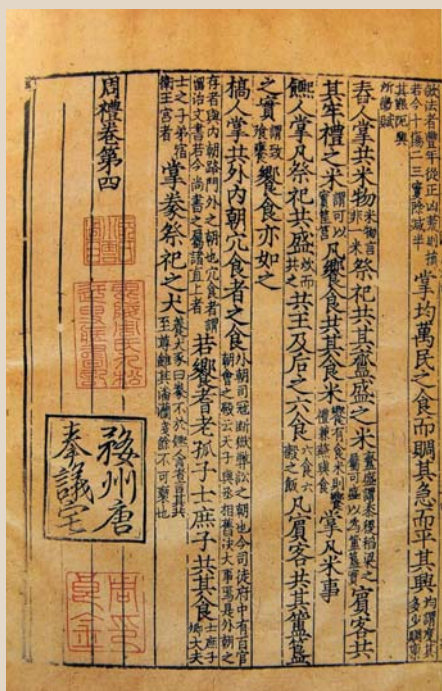
或曰類要，曾不少禁，近又公然冒法如昔，官司全不檢察，乞令有司常切檢舉輯捕禁絕。從之。

可是，當金兵南下，東京的繁昌隨之蕩然。倉皇南遷的政府再也無暇顧及原先的禁令，故不久之後，「場屋編類之書」又汗牛充棟了。南宋人岳珂（約一一八三—一二四〇）於《愧郈錄》卷九〈場屋編類之書〉條云：「自國家取士場屋，世以決科之學為先。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，稍可以便檢閱者，今充棟汗牛矣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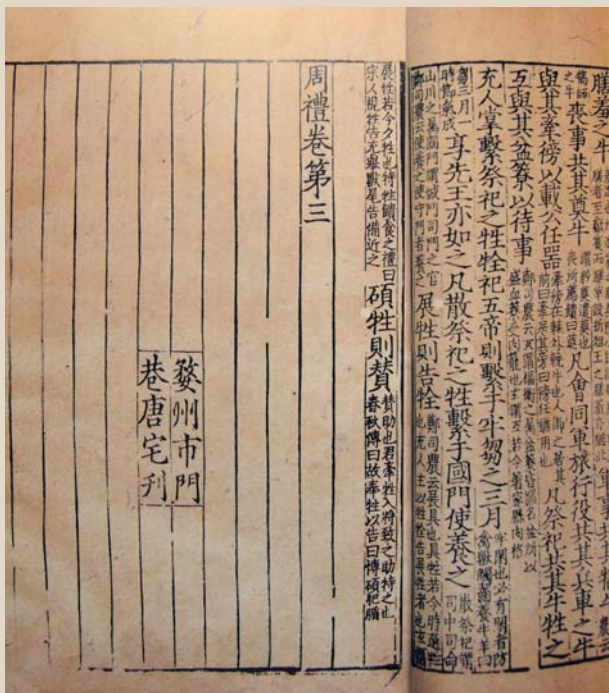
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，時異而歲不同，以冀速售，而四方轉致傳習，率攜以入棘闈務，以眩有司，謂之懷挾，視為故常。「懷挾」一詞，先見於北宋嘉祐二年四月歐陽修所上「條約舉人懷

挾文字劄子」（註二），一百六七十年後，岳珂再提此語，顯見不肖行為依然嚴重，故岳珂希望政府加以禁毀，但由此也顯示書坊出版量之大。本書名「藝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」，其實也是一種為舉業而編的參考用書。

葉德輝於《書林清話》卷六〈宋刻纂圖互註經子〉條，列舉了二十種附有這類標題的經子之書，從著錄的尺寸大小來看，多屬於巾箱本。所謂巾箱本，是指書型較小，有點像今天的口袋書，可讓士人與頭巾共同置於



《周禮》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
（圖取自《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》）



《周禮》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
（圖取自《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》）

小箱中，隨身攜帶閱讀，對準備參加考試的士人相當便利。以本帙而言，每半葉版匡僅高一〇·二公分，寬六·七公分，十分袖珍。本院另藏宋本《纂圖互註毛詩》、《纂圖互註荀子》，雖不像本帙這麼小巧，但也不大，唯二書卷首皆有圖，故名「纂圖」，尤其是《毛詩》，不但繪有十五

尾俱全，凡二十卷。每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，小註夾行，亦二十字。中縫線口、雙魚尾，魚尾間上標書幾，下載葉數，左欄外有耳題記篇名，宋諱恆、桓、慎、敦等字闕末筆，但不甚謹嚴。

標題「藝本」，就好像其他稱建本、杭本、蜀本之類，是宋人刻書時

國風地理圖，還繪製了禮樂祭器、冠冕服飾、兵戎星象、明堂泮宮、四詩傳授等三十二圖，鉅刻精美，稱得上是這類圖書中的佳作。但應時而生的帖括之書也容易因時而亡，故能傳存下來的往往不多，如前舉宋本《纂圖互註毛詩》也是天壤間之僅存者。

### 三、

是本《尚書》首

常見的習慣，即用刻書地的首一字來標示出版地點。婺指婺州，今浙江金華一帶，是宋朝著名的刻書中心之一，書坊頗多，今存世南宋婺州刻本，尚有《周禮》十二卷，為婺州市門巷唐宅刊本、《禮記》殘卷，為宋婺州義烏酥谿蔣宅崇知齋刻本，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此外就是《三蘇先生文粹》七十卷，為婺州吳宅桂堂刊本，上海圖書館有全本。而婺州一地大概也是個盜版、盜印猖獗的地方，以致兩浙轉運司的告示特別點名「衢、婺州雕書籍處」，不得任意翻雕他人勞心勞力編纂之書，如違禁約，必「追人毀板」，（註二）由此也顯示了其地雕版事業的發達。

是書稱「點校」，是因為這部書的序和經文均加了句讀，有圈點，也經過校勘，就好像今天的標點本，可方便準備考試的士子閱讀。

所謂「重言」，指的是本經重出的辭句，譬如《堯典》有「若稽古」句，其下用墨圈白文標出「重言」二字，下記「舜典、大禹謨、皋陶



《晏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南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若稽古」這一句在下記的三篇文章中會再讀到，這習慣用電腦全文檢索的現代人來說，似乎是一件很簡單的事。可是想想，八

百多年前的南宋時期，編纂者要對經文內容多麼熟悉，要花多少工夫，才有辦法得出這樣的成果來，所謂「皓首窮經」，說不定有人用了一輩子的

時間，也不過僅僅完成整理資料的工作而已。今書坊代作此事，自然有其市場。

所謂「重意」，指的是意同而句相似，譬如〈堯典〉「以親九族」句，其下標「重意」云：「臯謨，惇敘九族」，意思是〈堯典〉的「以親九族」和〈臯陶謨〉的「惇敘九族」句意相同。「互註」則是引用他經如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等經文來相互印證。這些提示或注釋性的文字，皆有助於學子課讀時的融會貫通，因此，三種標題均用墨圍白文別出以醒目。

其實像這類解經之書，本來在經學中並不佔什麼重要地位，但此書傳至清代藏書家陳仲魚之手，經一一比勘，認為經傳「皆與唐石經及宋相臺岳氏本合，其孔傳之勝于今本處，不可殫述；所附釋文亦可校正近刻」，在校勘學上自有其價值。且自南宋初期注疏合刻之後，單注本的流傳非常稀少，而單注本又以岳氏刻本最稱精善，此本既足與之相互參證，又屬天壤間僅存者，其珍希自不可言喻。

#### 四、

此軼凡遇恆、桓、慎、敦等字皆缺末筆，看來像是南宋光宗紹熙以前所刊，流傳至今已有一百餘年。從書中累累藏書印記，至少晚明以後的流傳之序大約可知。

首先「彭城楚殷氏讀書記」長方印及「傳家一卷帝王書」小圓印，按清代藏書家陳鱣的說法，是錢遵王的舊藏；瞿鏞著錄在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，認為：「楚殷名沅，遵王子也。」黃丕烈《百宋一廬書錄》也說：「上有彭城楚殷氏讀書記印，知是虞山故物。又有傳家一卷帝王書小圓印，亦若專為尚書設者，是一奇也。」

錢氏書流散之後，陳鱣「得之吳閭書肆」，並說：「首尾完善，雕鏤精良，小可納懷，殊便展玩。」遂鈐「仲魚圖象」、「得此書費辛若後之人其鑑我」、「陳仲魚讀書記」等印。可惜陳鱣辛苦聚書，當其故世之後，不數年，所藏圖書也星散書賈，令人感慨。由卷首鈐「汪士鐘

印」、「閩源真賞」，知曾入汪氏藝芸書舍。可是，汪氏雖癡書，咸豐初，其搜聚之書亦散出，其中精品為常熟鐵琴銅劍樓的第三代主人瞿秉淵兄弟所得，故其上鈐有「鐵琴銅劍樓」、「瞿秉淵印」、「瞿秉沂印」、「瞿秉冲印」。當時洪楊方亂，社會動蕩不安，瞿氏兄弟輾轉流離，備受艱辛，但仍力守藏書，傳到第四代瞿啓甲。啓甲遂將先人苦心經營的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，在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刊版行世。

抗戰初期，啓甲卒於上海，其藏書由啓甲之子濟蒼、旭初、鳳起三人繼承。兄弟三人可能迫於生計，或曾以售書為生，此宋本《尚書》大概也是在那個時期為滬上商人沈仲濤先生所購得。沈氏藏書精品不少，晚年因感守書不易，遂將所貯捐贈本院。本院亦為之編寫《國立故宮博物院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》，於民國七十五年刊行，以感念其捐書之德。此本也許一直隨先生起居，故不在捐贈之列。

想當年葉德輝著錄時，所據唯陳

鱣《跋文》、瞿鏞《目錄》及黃丕烈《書錄》而已，實未見該書，以致數十年來，世人皆不知其飄墮何方，今歸故宮，也算是得其所哉！<sup>註釋</sup>

#### 註釋

- 一：見歐陽修《文忠集》卷一百一十一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〇三冊，頁二二〇。
- 二：（清）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一《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》條，（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再版本），頁九一—九二。

#### 參考書目

- 1.（清）陳鱣《經籍跋文》，收入嚴靈峰編《書目類編》第七三冊，台北，成文出版社，一九七八。
- 2.（清）瞿鏞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，廣文書局，一九八九年再版本。
- 3.（清）黃丕烈《百宋一廬書錄》，台北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一九八九年。
- 4.（清）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，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再版本。
- 5.（清）徐松輯《宋會要輯稿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五七年。
- 6.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，一九七七年。
- 7.李弘祺《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九四年。
- 8.宿白《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。